

雜誌

OCT 21 1933

第八期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八日出版

通訊處：北平西城宗帽三條十九號



每星期三出版

注意

本刊預定全年大洋一元半年六角零售三分

### 社談

#### 日俄惡化的一個表現

日本之割據滿洲，乃實現她的滿蒙積極侵略政策的第一步。伸言之：日本之割據滿洲，其直接的目的在滅亡中國，間接的使命，

即對蘇俄準備作戰。這件事實，已見于日本國防計劃和滿蒙積極侵略政策中。自「一九一八」以後，日本為樹立傀儡式的「滿洲國」，曾擬用外交手段，緩和各國對彼國的空氣，於是有所謂日俄親善之說，並曾囑使偽國與蘇俄談判所謂中東路鐵路問題，當時雖然使日俄兩國間的惡化空氣，略見和緩，但是事實上的利害衝突，仍然無法避免的。於是親善而遠離，由進行談判而惡化決裂。最近，蘇俄政府且更將日本對於中東路的陰謀暴露了。日俄兩國間的衝突，無疑的已趨于極端惡化了。

由此次日俄的衝突，是否將直接引起大戰？吾人雖不敢妄加臆斷，然而，以目下正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之德意志似的日本血論，將演變到何種程度，自亦非吾人所可設想者。但是，日俄態度之日形惡化，正預示遠東問題的日趨緊張，進一步講，也就是說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期間，愈益逼近了。

在此危迫的時期中，傀儡的「滿洲國」政府，固然不知「人為刀俎，我為魚肉」的慘劇，已經發現；而我們尚未完全被日本人宰割統

#### 本期要目

- 日俄惡化的一個表現
- 從中日親善說到中國軍備
- 北方社會主義的極大限度
- 廣東的飛賊與生命
- 性學家的問題
- 北平通訊
- 皖北的川土盛行
- 烏魯木齊的黑暗社會
- 為太原學生界提出的批評
- 對日本報刊的批評
- 文壇珍聞
- 讀者復九生
- 編者的附件報告

劉基鴻 郭新風 李英 于美 李英 于美 李英 于美

制的全體中華民族的份子，應有如何的戰略與實力，以應付此種行將實現

的空前巨劫，這實在是一種最迫切的存亡問題。

### 民衆的公共意識

據報載本月十日河北省縣政建設研究院補行成立典禮時，民衆代表痛訴苦情，而縣長師長大事申辯，一幕復隆重的成立大會，已成了民衆訴冤和官僚申辯的啼笑皆非的辯論場。這裏，把官僚與民衆的異樣情況，頗表現的十足，而且也很值得吾人之注意。

民衆說：「定縣的苦况，已經差不多奄奄一息，今天來參加這會，都是含着眼淚，應着上邊的命令趁趁熱鬧的。」  
又說：「官是我們的父母，我們是官的兒孫，父母不應令兒孫餓着，官也不應令我們沒飯吃。」  
最後更說：「定縣是研究院的近水樓台……若是研究不好，就彷彿樓台倒了，也要先毀定縣。」

當時使得在座的師長和縣長，「似乎是被針刺痛，相繼登台發言……處處都是對着民衆代表的話」。

我們看了這一段新聞，可以十分地看出官僚紳士們的利益，是和民衆相互衝突的。他們——民衆——雖然「含着眼淚」，然而還不得不去「應着上邊的命令趁趁熱鬧」。這種的寬屈與苦衷，是非常深刻地包圍着。我們提起了這段話，是為了這裏的幾句話，是表現現在中國民衆所受的官僚軍閥紳士壓迫的公共意識，而在血淚之中吐出來的。官僚們呢？只圖謀求表面上的排場，整齊，洋化，封建化的派頭。此係一般官僚的普通事實，一點兒也不過火吧？

在這裡，我們更要提醒一般的注意者，乃是無論實行建設也好，研究



### 社會新聞

#### 一讓再讓的最大限度

廣東民衆抗日，政府編日，那民衆再有多大能耐，亦要被政府剝奪去。不信，你瞧，最近粵日領要求劉市長將前抗日會所扣日貨發還，劉市長馴順如羊地照辦時將日貨奉還。近日來日領又進而要求，將粵省抗日會取消，劉市長對這種要求雖然認爲過分，但終究也得退讓照辦，唯！所謂「其抗日」的廣東政府，究竟讓讓到什麼時候，什麼地步爲止？我們不願多說，讀者瞧着吧！（對抗）

#### 方振武的下場

「成則爲王，敗則爲寇」，這是中國歷代政治所變的事實是這樣。先人的律例，恐不易再能修改。最近的地方振武將軍，自從接了馮大爺的抗日旗幟，不願乾磨人下，拒絕宋曹元的關

建設也好，但有一個必要的條件，就是○要○以○民○衆○利○害○爲○立○足○點○；○否○則○，○所○謂○建○設○，○適○足○成○爲○民○衆○利○益○的○障○碍○，○這○也○是○事○實○昭○彰○的○，○注○意○研○究○縣○政○建○設○的○人○們○以○爲○怎○樣○？

### 日本亦懂得講禮儀了

最近日本人因爲蘇俄發表日本的秘密文件，已到了破口大罵的時期，短兵相接，立馬可待，這也許不待國際專家的研究也可以推知了。最可令人哭笑不得者，乃是日本人也懂得講禮儀了！

「俄政府何故發表此種文件，其意何居，殊苦于索解。……上述文件之真偽如何，姑作別論。於有交國間之關係，一國獲得他國之秘密文件時，於公佈之先，應示諸該政府，乃外交上之禮儀……」

這是日政府于本月十一日對俄非公式的聲明。  
日本人懂得「一國獲得他國之秘

其次，一般官僚，於此也應該有點注意，就是如果到了一般民衆都來向自己來要飯吃的時候，不只自己的官兒坐不成，也恐怕自己想走也好走不了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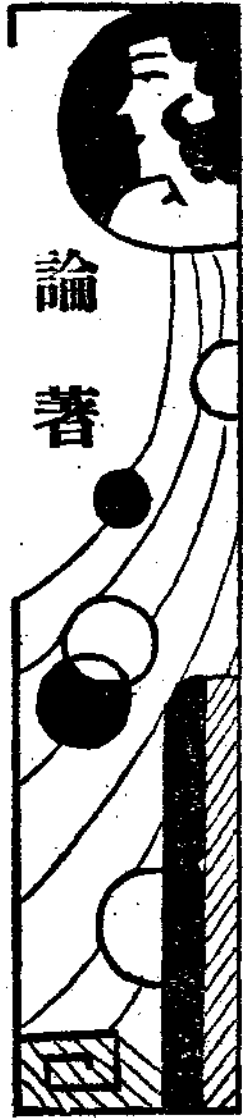
密文件時，於公佈之先，應示諸該政府，乃外交上之禮儀，「然而一國用侵略的武力，竟強行割裂他國的人民與土地，而不去徵得他國的同情，這是否也算是外交上失禮？

世界上只有武力才是真理，才是道德。試看不經日本的同意而批露了種的秘密文件，便算是有失禮儀，她強用武力去侵略他國的人民與土地，却不算什麼有失禮儀，這自然是以日本的武力，將國際外交上的禮儀，也改變了！甚至人類的道德，都將要隨日本武力之伸張而重新付與新的定義了，人類的和平前途，還有什麼夢想？

遣。雖經宋派軍一度遠剿，但方仍能由察北竄至察東獨石口，再做了日本的小走狗，從獨石口又竄入懷柔等地進窺北平。雖然方將軍拿了非武裝區作了護身符，幾次向北平進攻失敗，至於瓦解了。我們始看見中央開會決議將方永遠開除黨籍。事實就是這樣，方將軍現在是已失敗了，才有人提出彈劾與開除的辦法！假如方某要辭利佔領北平的話，那就不用說，主席與主任的頭銜要落到方將軍的頭上了。這話未免近於太滑稽，然而事實恐怕就是如此吧？ (子風)

### 北平的社會民主黨

社會民主黨在平市的活動，是以神州國光社爲其活動的大本營，活動方面初無若何工作可言，僅有一般傾向於社會主義德莫克拉西思想之份子附和之。迨自「一二八」滬戰發生後，青年份子，因崇拜蔡廷楷之關係，而對該黨漸起信仰之心。加之一般大學生的滑心眼，右傾既不願，左傾又



## 論著

### 「從中日親善」說到中國軍備

劉孤鴻

「……唐山會議，專協議中國此後如何樹立國策。一般推測，似謂對日方針，為長期抗日，並無此事。蔣之對日方針，雖第三者無由請示，而東洋之情勢尤其中日關係，理應密切，且具有世界的影響。想無論何人，均深知之。欲渡過中日現下之難關，兩國政府，彼此以誠意臨之，乃唯一之手段，願兩國之人民感情惡化，亦係極大障礙……，外傳唐山會議，中國決施行空軍三年計劃，此不過一種流言……：况對於貴國，更毫無惡意的計劃乎，使中日關係惡化者，似由於信既往無稽之流言所致，此應

加以注意也。余此次歸任，携有政府有效解決中日問題之訓令，余有照此訓令十分盡力於好轉兩國國交之覺悟……！」

以上這段談話是住日公使蔣作賓先生這一次抵日後所發表的。言辭間充滿中國軟弱的一種現象，但是這些却博得日本朝野人士的好評，中國此時已經覺悟了？並不能像顧維鈞博士在國聯大會講演中傷日本，使日本起而抗議。

我對蔣先生的話根本不明白：究竟誰使中日兩國國民感情惡劣？中國建築自己的國防——空軍計劃，那也是應該！為什麼向人表示認為那是一種流言？難道說中國不要國防嗎？中

恐遭不測之危險，因此對該黨起了同情之心。茲聞該黨在平市的活動，因其無具體的組織以號召羣衆，很少能成功的。

(革新)

### 聯治黨的近況

在野軍閥政客所組織之所謂「聯治黨」乃係九一八事變後失意軍政人物之意見。其目的在當時或在推翻張學良。該黨既無主義，又無政策，更談不到對於青年方面有何活動，實一想做官俸奪取政權之一大封建集團。其中份子有安福系之王揖唐等，軍閥之孫傳芳等。迨後段祺瑞南下住滬，張宗昌張敬堯被刺，吳佩孚又沉靜起來對該黨不同事。該黨的組織隨着墜落了，至今調查該黨從無再活動可能云。(正心)

### 廣東的飛機真多

日前廣東的陳濟棠氏，為表示並整頓軍容起見，特別舉行大檢閱，因為現在的廣東，已經儼然成爲一個小「國」府，所以在此次大檢閱時，亦應

國就常久任人宰割嗎？常久在這帝國主義鐵蹄之下討生活嗎？常久做人的奴隸嗎？想起這一大串的問題，真使我們腦筋爆裂，使我們愈想到我們中國的地位可怕。

溯自英美日宣佈築艦以後太平洋的風雲日漸緊張。一九三五年是日退出國聯後南洋委任統治權的問題，一九三六年是倫敦海軍條約失效，重訂新約的時期，再使日本感到一種危險性。而中國政府亦因處於列強築艦之競爭，軍備之擴充，與夫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所處之地位，沿海各岸之佈防以自衛，絕不能坐視不顧。因此，遂有廬山之會議，而決定今後之內政與國防建築計劃。這種國防建築計劃雖然還在秘密着，使我們無從探悉，但我們可預料，我政府這種準備純粹為保守自國領土，並非去侵略他國。

當廬山會議後，日本朝野人士嫉妬與疑慮橫生，不曰中國經濟建設是長期抗日，即曰中國航空建設三年計

劃是抗日計劃。並廣派密探，刺探我國政情，假「中日親善」之美名，行誘惑中國政府承認「滿洲國」之事實。日外務大臣廣田弘毅最近發展其外交上具體意見謂：

「中國之經濟建設，若含有長期抗日之意，則當為喚醒其迷夢，而講求相當處置。使中國官吏認識「滿洲國」已成為完全獨立國家之事實，並調劑中「滿」關係，而勸其向同文同種民族之共存共榮方面邁進。須使中國自悟其向所採取之遠交近攻政策，實屬遺誤遠東前途者，俾得趨向於中日「滿」合作方面」。

遠東現在到了這樣緊張局面究竟是誰使之然？滿州原是中國領土，中日談不到認識不認識。即中國的經濟建設，完全是為抗日，也是中國應該有的自衛計劃，而日本有何理由干涉我？

所謂「中國親善」「恢復九一八以前的常態」，那除非日本將東北四

得各方面特別注意，在舉行的那天，特別熱鬧！尤其令人特別感到興味者，是九十多架的飛機，排列在天空，好不威風！我想，看到的人，必定要想到「如照廣東比例來推論，以二十三省而論，就有三千架飛機，還敵不過日本二百架嗎？」的念頭，而作個結論說：「廣東的飛機真多！」但我又想：「這九十多架飛機，在中日上海之戰，長城各口之戰，日本人打得要命的時候，陳濟棠將軍何不把這些飛機來試試呢？」的時候，我更恍然如有所悟了！

### 性學家張競生命途多乖

性學博士張競生，自前年遊歐返國後，即從事鄉村建設的運動，以期實現其新村之理想。據張氏之意，蓋以「食」與「色」乃人生之兩大慾求，此兩大慾求能得到相當滿足，則社會可安，戰爭可免，故於提倡性學被孫尚芳逐出國外後，即費意於「食」的研究。自張氏返國，大倡本地人治本地地方之主張，並發表於讀書雜

省交還中國，放棄了侵畧的行爲。蓋日本侵略中國與中國結下的冤仇，已非一日，不過，「九一八」事變積其大成而已。中國政府與人民自應復此國仇，雪此恥辱！日本現在一方拿恐嚇手段來使中國屈服，一方用「同文同種」「中日親善」的美名來誘惑中國承認「滿洲國」。廣田外相前對外國記者談話謂：

「中日間大多數懸案，俱因滿洲事件而起，苟中國能承認『滿洲國』與其現在地位，中日關係必可轉佳。」這些顯明地代着誘惑性。如果中國不承認，則中日關係必轉壞了。彼又謂「表同情于中國各領袖……對於彼等努力建設新中國，極願其成功云。」這種欺人的話，能使誰人相信？

中日的外交關係已處於不能解決的境地，而最近雖然日本派員四出活動，希望中日恢復常態，且住日公使蔣作賓已奉政府令赴日，並言已携有政府有效訓令來解決中日問題，所謂有效訓令，除了承認「滿洲國」，則

中日間一切懸案決無解決可能。試問中國政府能承認「滿洲國」嗎？這個問題，自然不能解決了。那末，所謂「中日親善」的美名當然不能實現，到那時中日的關係或者更要形成彌化？我們的意見是：「中日的問題，如果日本不將東北四省交還中國，什麼「親善」「打開疆局」的話是根本談不到。同時欲收回東北四省專署中國的軍備擴充，與國際的情勢而定。現在我可約略言之如下：

第一處在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狀態的中國，很顯明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在太平洋要爆發，爆發後而日本先要將中國沿海海岸線佔領，到那個時候中國就任人宰割呢？抑隨大戰之巨濤俱亡呢？我想絕不至這樣。所以中華民族欲圖生存，只有埋頭苦幹，革新內部，與建築軍備，中國所必需的軍備，戰艦問題爲次要。因爲中國並不希望進取，只是希望能保守住領土就得了，所以第一是需要魚雷潛水艇的問題，如果有多量的潛水艇和

誌。最近突遭鄉黨之忌，被控粵方政府，而竟以通緝令下矣。張氏於「無可奈何天」的時候，整裝泣別父老，開地方人士送張氏者，途爲之塞。然張氏既被逐於孫（傳芳），復見棄於陳（濟棠），亦可謂命運多乖云。

（長風）

## 湯玉麟收編問題

反正中國的事就是這個，有槍桿的軍人，可以免除一切罪過——不管你犯了什麼大罪，所謂「國法」「國家尊嚴」那還不就是那末一回事嗎？不戰而退，喪失一省（熱河）的不抵抗將軍湯玉麟，據傳說最近的編遣已具體化，並賜以某省副軍司令名義，湯之不戰喪失土地，按軍法說，應該軍法從事，按國法說亦應該總於軍罪，然而事實得其反，湯玉麟仍然還是湯玉麟，喪失土地不只無罪，而且還得到副軍司令的名義事情的變換，只不過主席變換成司令，並沒有多大變化，事實，就是這樣，反正還是有

魚雷潛伏在中國各重要海岸，等敵人的戰艦靠近岸來，即施行擊沉，即可減少敵人的力量向內地威脅。第二中國領土的保護問題，敵人海洋內有的是航空母艦，隨時可派飛機來中國領土來擾亂，並轟炸中國各重要城市之危險，因此為防禦這種危險，更需要大批飛機來保護領土之安全。

第二，關於中國的空軍建築問題，據日本謠言謂「廬山會議中國已決定『航空建築三年計劃』，而中國官方及蔣公使均已否認此事實認為是種無稽流言。這件事雖然不能馬上證明出來是事實，但為中國的國防前途計，我們很希望這種謠言能確實成爲事實。

第三，我們希望政府能拿起那種大無畏的精神來，勵精圖治爲國家的利益計，爲民族危亡計去奮鬥，去努力軍備擴充與新的經濟建設。敵人阻撓與威脅，應以強硬的手段來對付！事實，就是這樣，德國現在的地位所以能使各國震驚，皆因希特拉的法西斯的精神——硬幹的精神，而現在的中國，亦更需要這樣。

以上只是將粗枝大葉的事實闡明了，希望讀者能來發揮，以挽救多災多難的中華民族！  
一九三三年，十，十三，草於故都。



## 通訊

### 皖北的川土盛行

馬子英

記者先生：

連讀貴刊關於山西鴉片變相公賣

的記載，我也想起了我們本地所受了

煙土的毒害來。湖北省當局在今年決

槍桿來得強硬。要是小民早已碎骨萬斷或骨已化灰了。我們不願多說，只問中央要照這種滑稽劇表演到幾時才爲止？國家幾時纔可太平（振國）

心禁煙，所以把皖北一帶的煙苗，差不多都禁絕了。這自然值得慶祝的事！但是，不幸的很！現在因爲本地的煙土，雖然絕迹，可是川土却盛行起來了。

最近幾月來，在蚌埠一帶暢銷的，完全是川土，設立清理湖北特稅處一處，駐蚌埠專員爲吳炳東氏，負推銷之責。在皖北各縣派監運員各一人，並在本埠分設特貨分銷處五處。每日限銷之川土數目，約數百兩。于是各縣土販，乘機活動起來，其害尚不知伊于胡底？

更有奇者，現在蚌埠一帶的煙土價錢，每兩價目爲二元三角，而由特務處更附加手續費二角，這自然是在烟民身上的一種剝削。

封建軍閥的毒害，的確是如貴刊

所述者，他不只在本地盤以內施行騷擾，而要更推及于鄰近地方，亦大受其影響，這真是如何嚴重的問題？就以湖北省而論，雖然當局苦心地将本

### 烏烟瘴氣的黑化社會

(山西通訊)

平 晉

鴉片之爲害，盡人皆知，晉省當局，在民國成立之初即大伸禁烟令。先由勸戒而繼之法律，又繼之以槍決，辦理不爲不嚴。山西的人們，都認爲然地在那裏歌功頌德。就早鄉間的婦人孺子，也都知道吃洋烟是壞事的。然而吾人試一默思山西禁烟二十年以來的成績所在，實在使人有想不到的反感。在這個禁烟已有二十年歷史的模範省內我們偶一到鄉下或城市去，簡直隨處都可以找到吸烟的場所。沿河一帶的縣分所駐的稽查隊，與地面上的警察們，成日價搜索盤查，幾乎鬧到天翻地覆。但是官廳方面呢，除了重重的罰一筆巨款而外，至於烟癮斷除與否，是滿不在乎。最在每次的烟犯，口要把罰款繳清，即准了

省烟苗禁絕了，然而外貨的輸入，也是無法阻止的，所以雖然當局與三令五申，但是終於亦是沒有辦法的。可是這種毒害，老百姓如何受得了呢？

事，反正是犯一次有一次的罰款，多益善！每月能有一大筆的罰款報銷上去，即可很有把握的弄個「能員」的頭銜。不但可使地位鞏固，說不定還可以提升提升，所以在山西禁烟的二十年裡頭，所有一般的烟民，除了窮家破產，盡數應付了罰款而外，其餘的仍然是本來的一套老樣。俗語所謂「靠山吃山靠水吃水」，這一流被剝削淨盡的烟民們，除了作小烟販以圖抽些餘潤，將就過癮，或作小偷而外，還有什麼法子可想呢？所以過去禁烟的成績，祇弄得小烟販一天多似一天，烟民也因之有增無減。

支出，感到無法維持。時憲公主晉，於是設法將二十年來由各縣所解送的鴉片烟庫打開，秘密地賣了數百萬元，以救眉急。其餘庫內所存鴉片，總數約值一千餘萬元。自後閻先生到井，因在外年餘，客囊空虛，遂想到他的二十年禁烟的成績「鴉片庫」，於是便發起招牌來，大賣特賣以補十年間構兵的虧空。又因爲閻先生處處是要講究名譽的，過去的戒烟，既在驕傲的豎起招牌來賣烟，似乎有失模範主人的身分？故決定仍以戒烟爲名將烟土弄成餅的樣式，以示區別。聰明莫過帝王家，閻先生的聰明，小民如何不感佩到「五體投地」呢！不過在初開烟禁的時候，原本的意思，是祇將鴉片庫內的存烟暫時出賣，以維持現狀。一俟存烟賣完，再大伸禁烟令，以期根本肅清。閻先生這一種忠誠愛民的慈悲心腸，亦可謂之法善意美。但不料閻先生的洪福真大。自戒烟藥餅出售以來真生意興隆，買賣茂盛，不到月餘工夫，便將鴉片庫內所存



價值千餘萬元的存烟銷售淨盡了。怪什麼關係？於是一大批一大批的新烟土，便開始地充滿娘子關裏。（未完）

岩層。南北學聯，這種無恥叛徒的集團，其「燬滅」不過時間而已。  
一九三三，一〇，三，夜。太原

## 爲太原學生界提出抗議

客 霧

記者先生：

承你轉寄下客霧君「爲太原學生

——賈筱芳君——

筱芳君在「九一八紀念的那天，」的那篇通訊裏，竟以南北學聯概括全體青年界。這實在是強姦事實。

好，好的學生，就是埋頭於自己的功課，不問時事，就是好學生嗎？埋頭於自己的功課，不問時事，就是好學生唯一的必要的前提嗎？這種淺薄的撈什子，真懶得去駁斥。現在借貴刊編者答如松君的通訊里的一句話，請筱芳君注意：

界提出抗議」的文章，我已拜讀了。在我讀了以後，覺得我所寫的文字，實在沒有「強姦事實」。

南北學聯本質上就是御用的工具，那種掩耳盜鈴的勾當，豈止一兩次。然而，在另一世界裏，廣大的青年群衆，憤怒地直敢地擊着民族革命的旗幟，在××恐怖底下，橫衝直撞……有不少遭了軍警底無理逮捕的事，筱芳君知道吧？

「不問外事，也不是一個有爲的現代中國青年所應持的態度。」其實，這種言論，還不透澈，對於外事，並不是「也」得去問，正是需要去問的。

筱芳君說：「……九一八二週

山西的青年界，的確不是以前的

年紀念，這樣地便算渡過了。」這種無理的惡毒的烟幕彈，我們嚴重地提出抗議。

青年界了。年來在反動勢力壓迫下，不斷地和他××及其御用工具宣戰，鮮赤的血，還染在省府門前。（過去一九三二，一二，一七，便是鉄的例

「此外更談到太原的學生界，因爲好的份子，都在埋頭於自己的功課，不問時事……」

子。）他們爲大衆而奮鬥，爲時代而犧牲。正像雨後的春筍，正在蘊釀着的

第一，我在那篇通信預先聲明着：「南北學聯的幾個代表，好像已爲學生界的流氓，提起了他們幾個人的名字來，一般學生們除了討厭而外，只有閉口不談了。正爲如此，所以他們可以拿上學生代表的名義去活丟人。」這正和客霧君所說的「南北學聯本質上就是御用的工具」的話是並無兩樣的。不過比我所說的更露骨點罷了。所以我曾有「九一八二週年紀念這樣地便算渡過了」的話，也正是爲了少數份子被大多數份子運動的慨歎語，而且也是人所共睹的事實呀。

第二，「好的份子，不問外事」

的問題，這也是事實，根本原因，恐怕是好份子不願與他們合作？然而我怎樣愚魯淺薄，也不能說「不問時事，就是好學生唯一的必要的前提」。

第三，山西的青年界年來在反動勢被壓迫着，這也是事實，我們很願意聯合起來，把「鮮赤的血，還染在X的門前」，為一千七百萬民眾而犧牲。

最後，我還有幾句話，藉此機會而談的。就是：山西的民窮財盡，已被當局X括出骨頭來了。在此種情況下，青年，只感覺到煩悶痛苦，而不去和使他們痛苦的敵人去拚命，所以統制了二十多年的XX，現在仍然能安然渡其「老而安逸」的幸福生活，並沒有人去敢反抗他，這是否成爲我全山西青年的最大恥辱？

筱芳上十月十五日于太原

記者按：

我們很高興並同情筱芳與客爲二君的思想與言論！往往一般青年高談革命，而忘了實際。這實在

是革命不能成功的大病根。我們覺得，我們既然感到被壓迫的痛苦，自然地要去找苦痛根源，換言之，就是應該去找革命的對象。就以山西說吧，誰使得山西老百姓死不得死，活不得活？誰給予青年的苦痛？這不需要什麼聰明人指示，大概誰也曉得吧？那末，既然找到目標，便應一致的聯

### 對於本報創刊號的批評

春山

合起來，形成反動的集團，去除民族的奸賊，民衆的敵人。我們不要認爲這種工作是局部的或地方的，而不肯爲，其實這正是在促成民族革命中唯一的偉大工作啊！我們很願意山西青年，把目標集中起來，不要胆怯，也不要分散，共同的向着打倒「封建軍閥，促成民族革命」的路子上走！

社會週報創刊號，第一個爲人發覺得爲材料太少，次爲內容不大結實。較詳細點說：社談三篇，發表你們的中心主張，大致還算不差！唯一「封建勢力」，是否爲今日中國前進的路途中主要障礙？或於「封建勢力」外，是否還有更主要的障礙物橫在前途？都是值得討論的。明白些說：國民黨初改組後，自然蓬蓬勃勃地代表一種新興的革命勢力，即到了北伐軍抵黃河流域時，尙高呼「打倒帝國主義」和……現在，從國府諸閣人的口裡

，聽不到打倒帝國主義，大報紙上亦見不到打倒帝國主義，連你們的創刊號竟也不見了，這似乎是美中的一些不足？

論著——即所謂不結實者，在這一項中，我以爲當盡全力使他充實。

社會新聞，太重主觀，只是攻擊青年黨和馮。青年黨的無益的活動。早被歷史宣判死刑，罵他可以提醒一般人不明確的觀念。唯「真打和假打」以及「慈善家馮先生」，我以爲儘可不必。

最可憐的是書評：找到中國論壇黨的一文，發了發牢騷。拿中山先生的話，作了自己的護身符。但我們認為孫中山先生的這話，認為是有研討的必要的。

文藝，欲菲君的詩，很說的下去！將布爾喬亞的淫蕩的一剎那，顯描寫的出來，以後願作者在這一面努力！（餘略）

春三謹上

記者按：這封信原是寄給記者個人的，因為在這信裏邊，很有些見地，並且有的地方還可以作一般讀者對於本刊批評的代表，所以沒有徵求作者的意見，我們便擇要發表了，對於本刊批評的文字，我們是竭力歡迎的！現在我們可以把這封信的批評，解答如下：

第一是材料太少的問題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已接到讀者們好多的信，都是這樣說。然而需增加材料，有兩個困難：（1）經費（2）內容。現在經我們再三籌措，在量的方面，

自第五期起，每期多增二頁；在量的方面，更多約了幾位寫文章的朋友。同時，在售價方面，也稍稍多加了半分。這個問題算是解決了。第二是封建勢力問題這個問題，幾年來已成爲社會科學家，討論到中國社會問題時，必要的中心問題，讀者如有意見，儘可討論，本刊決爲此問題而多開些園地。

此外，本刊論著欄，自當努力充實，以符讀者雅望。至於「新聞」以發生的事實而定。讀者的意見與批評，我們是誠懇地歡迎的，只要不是無根據的話。



文壇珍聞

寄 裝

▲左翼作家蔣光赤（慈）爲創造社中堅份子，小說著作甚多，風行一時，但其中有煽煽動性質者多禁止發行，兩年間匿踪滬上幽鬱致疾，以肺病疾終滬上仁濟醫院，夫人吳似鴻女士在側悲痛幾絕，最近蔣夫人吳女士在上海或獲一瞬，大發請柬，邀親友聚宴藉資慶祝，然蔣氏死後二年吳女士或生一子，亦奇之！

▲著名女作家丁玲女士，其姓名爲蔣焯文，世人知者甚少。丁玲女士即左傾作家胡也頻之妻，胡在滬被捕槍決後，丁玲女士益趨左傾。擅今體散文及小說，風行文壇，爲當代中國

▲左翼作家蔣光赤（慈）爲創造社中堅份子，小說著作甚多，風行一時，但其中有煽煽動性質者多禁止發行，兩年間匿踪滬上幽鬱致疾，以肺病疾終滬上仁濟醫院，夫人吳似鴻女士在側悲痛幾絕，最近蔣夫人吳女士在上海或獲一瞬，大發請柬，邀親友聚宴藉資慶祝，然蔣氏死後二年吳女士或生一子，亦奇之！

▲會今可著「兩顆星」詩集，有

最著名女作家，丁曠愛少年馮達，今馮達亦慘死，丁於胡死後生了一子，名曰小平外傳最近丁玲失踪或死耗聞，不知真像如何。

### 答復焦先生

焦先生大鑒：

大函早已敬悉，指示的各節，我們已完全接受，特此謝謝先生的盛意！並望陸續賜予批評或意見，尤為感盼！

關於查扣本刊的消息，我們會接

### 編者的兩件報告

本刊出版以來，屢承讀者的指教，我們是如何的感激！因此我們要盡力地做我們能力範圍以內所能做的事。

現在關於本刊編輯園地上，又多了些新鮮材料。從本期起，在文壇珍聞欄內，掲載寄髮君寫的文人生活與新聞。這點新鮮玩意兒，雖然算不得什麼禮物，可是在幫助各地讀者的興趣上，多少可以增加了點。這是一個報告。

到過同樣的好些報告，就便在這裡致謝一聲，于此，更可見各地人士對於本刊熱烈的援助，我們當本着大無畏的精神邁進，以副盛意！專此敬候台安！

記者十，十五。

再，本刊將于下月內特刊「山西鴉片公賣專號」。關於材料方面，站在為民衆的吶喊的立場上，想各地讀者必然能大量地幫忙吧？如有此項材料，無論文字或有關此種事實的照片，我們一律歡迎，並奉薄酬！

另外還有一個更正，就是把春山君「對於本報創刊號的批評」一文字，在第五期排印時遺漏了，現在我們特為補印出來，希望春山君原諒！我們並在這裏致謝！

文藝 第廿六期  
已出版了，內容豐富。  
線戰 每六期  
零售大洋四分

### 本刊緊要啟事一

本刊出版，甫及四期，承讀者愛護，紛紛訂閱或賜予批評，本刊除感激與奮勉而外，當本「社會化」的精神，堅持到底！特自第五期起，每期增加兩頁，期符讀者盛意！同時在售價方面，亦略有增加，每期零售三分。全年一元三角，半年七角。

### 本刊緊要啟事二

本刊為優待讀者起見，對於直接定戶按照預定全年五十期大洋二元，半年二十五期大洋六角辦理。以一個月為限，至十月底截止。至于以前定戶，仍照舊章，概不加價。

### 歡迎試閱

本刊出版伊始，特別歡迎試閱，凡郵寄大洋一角者，即增本刊一月（四期，郵費在內），並得享有預定本刊半年以上按八折計算之優待權。